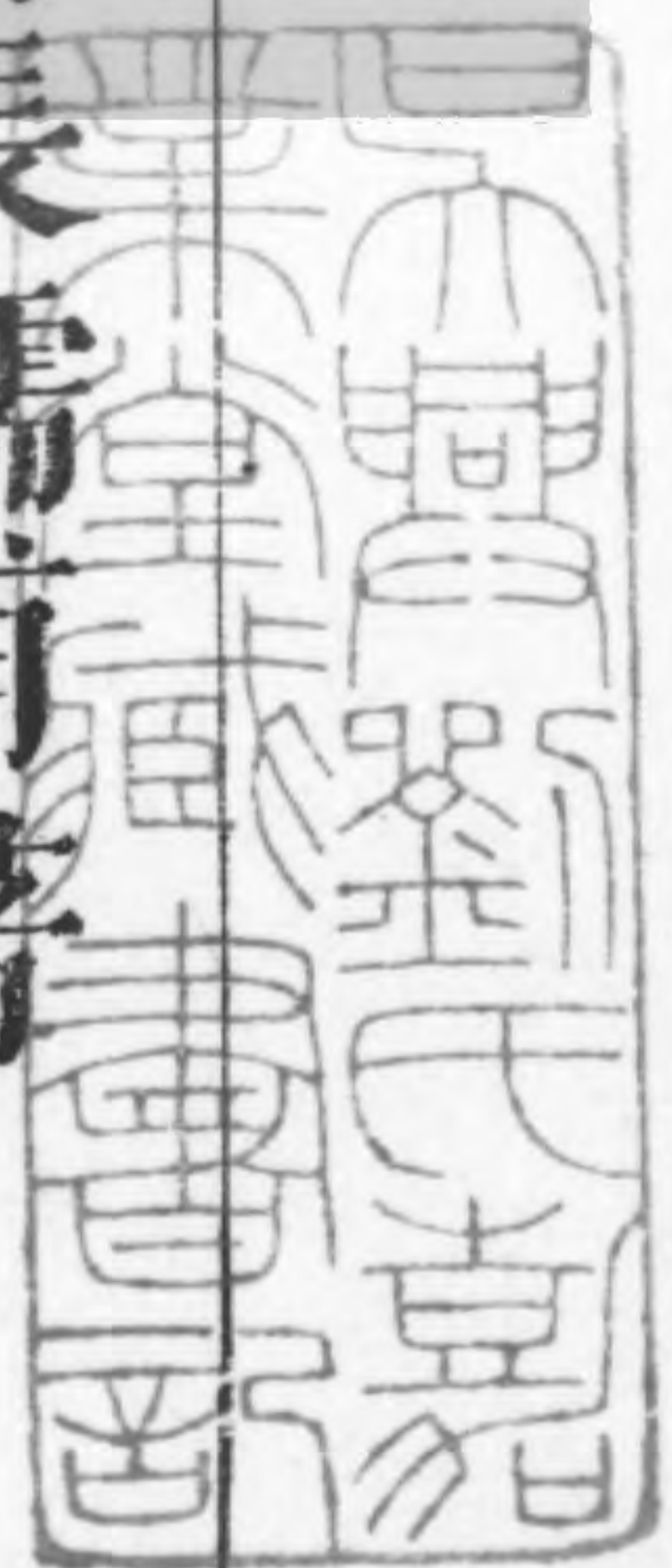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七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墓誌銘

湖廣都司斷事懷赤張公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世卿號懷赤仕湖廣都司斷事娶侍御

烏程嚴公杰女其先汴人茂宗公某自靖康扈蹕始

家吳興再徙馬軍巷者怡樂公某也十餘傳至石泉

公某生潯郡別駕某仲子石州二守某配馬氏封孺

人是爲公父母公沒之十有七年嗣書紳卜以丙午
十月十一日奉母嚴孺人合葬天羊阡之原嗟乎公
始有子矣一日衣冠僂行詣予拜乞銘予問曰翁宦
游幾年曰四月爾傷哉而櫬歸也叩之故曰母氏之
言曰自而父之官也居恒蹙蹙馬塵其肩固已不舒
矣東向嗚咽若有所不釋然者席未暖病尋不起傷
哉母氏之扶櫬歸也險阻艱難備嘗之從涕泗中挈
齟齬之孤哺而訓育焉以覲其成竊不自意今日也

傷哉天也予心惻焉已讀徐先生守綱狀扼腕公歎
奇反覆百餘言迺公邑鬱容死以太公故益初游成
均馬孺人奄然弃柩椁公沒齒憾焉入楚而夢寐不
忘太公也懲馬孺人也卒先太公以死嗟乎公不瞑
矣嚴孺人之代公子也抑且代公父足謝地下哉丁
子曰予慙不能諛墓得徐先生可以信張公矣雖然
聞之家叔氏云公性骯髒強項聞里中然無他腸人
久而卒信之至今稱長者嚴孺人以嚴繩內用克其

家叔氏公從姊子也予幸藉手銘公銘曰愿而直坦以葬貴郎兮不貲天既遭其車又胡促其年爲哀哀者發不從公乎湘潭於茗之三年一日千載同歸

明故沔陽守恩列進階奉直大夫養晦吳公墓

誌銘

公吳姓諱福先大母吳太安人從兄也初名照避武廟諱更今名別號養晦晚有白虎遊其圃甚狎公曰此騶虞耶號虞丘子自爲傳世居長興呂山曾祖存

愚公以信義聞讓兄田三十頃子四季爲澧州二守銓有廉聲銓生嘉定訓導志仁善易數孝友好行其德李公照微時刻主祀於家所稱慎齋先生者也是爲公父母孟氏生母胡以公星子最贈如制公幼警敏嘉定公最憐愛之亡何捐館舍諸兄播遷生計莫誰何攻苦刻厲銳志於學十九補弟子員聞樵李呂南川先生棄官講道東禪僧舍往執弟子禮甚虔日飯一盂蔬半束甚者甌塵矣強起掇杯水朗誦經書

義聲徹戶外呂先生勞曰吳郎太苦乎公怡然自如
戊午舉於鄉許黃門某意不可一世折節公延爲子
師諸名流執經如蝟先大夫亦負笈焉所著尚書疏
義羣弟子爭購之夕脫草旦爲殺青數奇上公車者
三十餘年家壁立如諸生性好客交知贈遺分餉故
老貧交疎遠昆季折蔬班荆豪飲竟夕貲罄輒杜門
偃卧稍稍餘杖頭復痛飲或讓曰不爲異日地耶笑
不答丙戌就選人訓導隨之應山博士故與令鈞禮

世輒下禮日以卑公抗顏承之日與青衿講性命媿
媿自快聽者願解諸生貧不能婚葬者隨力賑之教
大行青氈爲公重未幾令南康星子星子俗囂囂疲
於孔道公定章程劑徵期畫一以示信訟者立斷無
後時置常平社倉如古法有鬻妻孥抵贖緩者捐俸
償之月課諸生如子弟登賢書濟濟兩臺使者薦公
治行第一會南康守奉玄朔宮設醮甚侈奔走東西
數十郡公強項謝不一往守岫之構郡李下石公廉

察張公嘆曰良吏如奇葩須人護持摧折寧不可惜
亡何擢守沔陽下車甫三月擒巨寇習已成父子搗
其巢境內肅如公曰法行矣寬大以衷之案無滯牘
獄無淹禁歲苦淹部使者督課甚公力爭曰民旦夕
死忍笞之耶小林有積逋公代輸五十金瑣尾者手
額額天相倚爲命而漕使者白簡至矣蓋入前守蜚
語也李中丞贈傳符公堅辭曰一奚囊寧煩郵吏脩
然買小艇歸賦遂初以見志詞曰失身事主今行與

世違朱紱狎我兮綠蘿未歸匡廬之下兮清風線微
聖人所貴兮知音者希爲夷爲蹶兮孰是孰非高山
萬里兮虎而翼飛黑日並出兮雨雪霏霏讒言罔極
兮予將疇依飄然舍去兮雲水羽衣歸來故園兮青
山四圍柴扉晝扃兮萬綠春肥圖書滿架兮坐對絳
幃嘯歌伊吾兮風入金徽桑麻日長兮花草芳菲塘
開一鑑兮可以樂飢和陶令詩兮坐子陵磯種南山
荳兮採北山薇功名富貴兮雲浮露稀腐鼠不食兮

鷗鳥忘機吾與黠也兮咏歸浴沂受命若置兮屢空
庶幾心事皎然兮日月爭輝公閒居好讀易多著述
問奇者劇譚至子夜以爲常擬建南鄣書院率子弟
講習其中力未就也每晨起正襟危坐竟日不倦對
妻妾儼若公府自奉蔬素客至不踰四簋宴邑大夫
亦然郡邑行鄉飲禮首推公青衿踵門致當事者意
公與謝曰公等睹鄉飲故事乎主者候賓至率僚屬
趨館舍九頓以請賓赴飲成禮別不爲報謝某不敢

以樗朽廢古禮否者無所辱命性至孝母病焚香露
禱願以身代事諸兄甚恭死者改殯宦歸分產猶子
各有差始祖塋蒙山之陽歲久幾湮公置田立亭建
宗祠祀梁駙馬以下昭穆秩秩月朔望薦新出入具
衣冠參謁令節屬宗黨讀邦法而糾戒之訟者咸質
成焉公好語曰易不云乎無終訟吉其他庇徭役施
義塚爲德於宗人甚厚顧其橐枵然也與人不妄交
動以矩矱相繩令星子時許司馬方撫閩公貽書規

之壘壘數千言司馬悵然自失曰吳公吾畏友也郡
邑結社公爲祭酒敝衣冠兀坐非其類不輕緩頰少
年嚴事之公亦自以爲朽鑿後進矯矯獨行其意卒
之日不能殮夫人脫簪珥佐以醴使者贈金勉成禮
郡邑大夫哭公喪次因拜甘泉處士墓相顧感愴吳
興仕國衣冠若奕棋數十年內所奔趨懾伏威燄幾
炙手曾不轉盼而灰燼公之亮節與處士高標後先
輝映迄今頽垣荒草寒原落照中猶可想見遺風真

叔季之騶虞夫余小子骯髒負俗公引而呬命之曰
孺子可教也公沒公子守謙來乞銘薦以不能諛墓
辭固請曰唯子之不諛是以願有丐也小子拭淚而
銘之銘曰明經兮不竟售循吏兮反蒙詬歸讀易澹
無營苦節亨嘉遯貞嗟吳公古先生

明上林丞位宇臧公墓誌

世家子競以才市奇鑿混沌之竅爭捷眉睫予以爲
巧不如拙機不如墨守先民長者之風邈乎不可睹

已予蓋心抑於臧公節父云節父諱懋和別號位宇
父卽予外父封文林郎故孝廉繼華公江表所稱茗
泉先生者也母吳孺人長公粵西臬僉懋中節父其
仲也於予舊婦爲同產臧氏系出魯公子彊後晉元
帝時榮緒公自京口徙無錫再徙長興始自進士含
文公又十三世封給事公思聰以子瓊貴瓊生澹庵
公瓊生菊坡公維以子應奎封禮部主事奎弟封
水部公璧以敦龐起家歲貢三子長曰堯山公繼芳

以良二千石守松江鄖陽河南憲副次茗泉先生
先生年踰立始舉用父又二年得節父稍長美如冠
玉先生篤愛之不忍苦以掌故業節父下帷攻苦試
輒不偶益篝燈熒熒至子夜父母再三慰勉之節父
不以愛弛勞尋入泮肄南雍亡何先生捐館舍節父
肩隨用父上奉慈顏勉襄大事次綜家政至米鹽纖
悉手畫心計外調諸宗人裒鄉里小兒人人歡洽蓋
拮据數年耕不廢讀又六年從兄博士公成進士又

七年伯子用父舉應天試又十年戊戌成進士節父
曰吾可以弛擔矣率婦潘昕夕奉吳太君色笑蓋跬
步不去膝者三十餘年嘗自歎曰憶昔先子之病也
吾自白門不戒裝而馳中途至絕粒歸而僅及一訣
意至今恨之獨幸於奉母之日長寸晷千秋矣伯子
令金谿以板輿迎太君節父戀戀膝下追隨至嚴灘
含淚別太君悵然曰嘻恨老媪不能分身也明年省
覲金谿察太君神王喜甚庚子冬用父以入覲假道

返太君故里明年太君不祿節父號慟如嬰孺時春
秋五十有二矣潘孺人生六子皆醇謹克世其家妾
朱晚舉一子節父心憐之亦韶秀長子舉一孫數歲
殤節父命以叔子之子後之甚屬意曰此吾大宗也
尋爲諸子析爨於世業不啻倍諸子繩繩如也斤斤
如也先後相繼青衿節父自顧甚樂或有勸之仕者
節父捧腹笑曰噫昔先子不忍以公車故違大父養
遙授內臺幕以老吾奉高堂至白首幸借第五之名

願足矣豈以上林易子舍哉遙授如故事吳太君之
弃栝棧又八年節父相從地下易簣炯炯諸子姪內
外大小訓誡周悉如平時含殮几筵各有定儀若將
遠行然其平生可知矣臧氏自用父通籍後二子同
登第勢益昌熾節父猶及見仲氏之歌鹿鳴也然自
奉儉與人謙約如寒素生平未嘗以疾言遽色加田
峻牧豎遇事四顧踟蹰不輕發慎幾數馬至勤劬生
計櫛比縷析以守爲荆公門之跡可數也或有犯之

者曰吾以一恐當戰勝邑有盧某役於官對支戶稅
書百鍰相付忽暴卒節甫兄弟曰若子卽無據我索
吾心恐負諸竹賈委貲僧家僧王姓者以客金輸節
甫亦暴卒其子不知也節父曰吾實受若金無恐或
聚博舟次火公舟節父曰悞爾弗問一僕死許鑿家
鑿僑寓挾厚貲人以爲竒貨也節父收殮僕了不累
鑿至撫徐泰之孤息其產厚貽之曰吾爲勞臣勸也
晚年好行德多類此與人不妄交一締姻婭義更摯

客有齒某戚過者節父色輒變或曰不已卡乎吾獨
愛其真也其視諸姊子如子至今以爲美談雖然我
外父餘慶伯氏食其七仲不及半節父時亦介介丁
子曰不然晚穫者必倍登外父左券已節父生於嘉
靖辛亥五月初三卯時卒於萬曆庚戌九月二十三
亥時年六十爾娶滙沮潘氏烏程孝廉公可賢女子
七

外王父東山李翁墓誌銘

於乎此先大夫事十年而元薦成之者也昔在乙酉
先大夫起家庭尉正翁持斗酒祖吳興道中神王也
踰月訃聞矣非命也駭而叩之故囁嚅不敢竟寃哉
明年翁就窆家安人淚未乾也呼孺子何以瞑吾父
地下元薦唯唯先大夫居恒仰天椎心某所不爲翁
白也者翁死死矣某所爲翁白也者重樹敵於翁翁
死死矣亡何奪我先大夫宿草幽魂亡能徼寵袞鉞
一洗覆盆共戴者非天耶何辭謝逝者敬次遺行勒

之墓石異日蘄徵信野史敢私一言翁姓李氏諱鶴
字文儀隴西後裔也中葉徙蜀著隆之井研自富始
七傳至宋工部侍郎心傳扈蹕南渡徙吳興石林又
八傳爲處士隱再徙東山隱生琮琮生生生霽是
爲翁父侗儻市交家驟起娶於欽天再娶姚亡子內
黃氏周氏姬黃舉翁及季鸚周舉仲鷓襠祿而孤姚
稱未亡人儼然父之叔覓睨其產殺人構翁虎眚也
有司曰唉彼孺何知怒杖覓翁慨焉願得身代人且

益唾覓反坐矣以姻婭于劉清惠公麟清惠謝之而
器翁弱冠歸我外王母陸孝廉時中女也孝廉亡子
子其女發母費裝千金歸翁翁以貲入成均慷慨下
士少年子鮮衣食頽仰翁意亡饜俛爲急投翁翁傾
囊賑之不虞僞也知之亦若弗聞故諸客交啗翁客
飽翁罄縣矣謁選丞常熟旋奉母喪歸哀毀逾禮蓋
翁性至孝事姚如所生姚鍾愛之忘其非已出也三
年再丞吳江吳江賦重俗侈鷓首相望翁晨起視事

日負躡矢郊迎諸貴人秉燭督租稅若游刃縣治災
不餘一椽翁所居廨獨完僉謂神祐令雅才翁命翁
拾煨燼更新之不踰月辦翁榜其堂天理吳人至今
思曰李丞少年爾其人長者遷贛州功曹中讒口飄
然歸歸益負氣任俠捐橐中金日夜呼二弟及諸少
年縱飲人有干於翁翁無一錢之儲曲意酬之機穽
在前衆持兩端睨翁翁力肩亡問成毀間亦退悔迺
公不自愛耶未幾遇事又躍然起矣里有不平翁廷

叱亡所避已而氣稍定輒驩洽傾肝膽人故以好語
餽翁翁卒推心焉又或以陰事耳語誠屬垣未幾以
不密見讓矣翁謝竟漏語如初蓋坦率無他腸天性
然也終以此敗晚年廢箸邑邑寄於酒食客恒十數
曹翁長嘯漫歌婆娑几席稍暇戒家擊鮮豫儲客具
家無擔石弗計也一日客不至怏怏夜不帖枕顧四
壁日蕭然矣責家蠅集其施與交遊亡異盛時一女
弟寡翁歸養之字其孤季鵬早逝撫其孀禮加於季

一日飲酣聞謳聲泣數行下元薦避席問故曰嚮吾
季醉時歌此耳熟焉今不見季是以悲爾其友愛篤
至類是而又厚待寬諸子無異他手足人益謂翁長
者前後邑大夫悉推轂而黃觀察宸歸太僕有光尤
契翁厚歸朔公庾數百廛絕溪而梁之以制運艘一
切倚辦翁民至今賴焉遇鄉飲禮有司虛左以待翁
曰是真長者居亡何里兒吳昌辱翁蒼頭珍舉戈擲
之未發也搆以盜翁討諸令昌窘其黨詭而越訴監

大夫訊狀夫夫湯旻也而詞昌耶械繫屬郡某旻故
教唆號市虓事急陽乞翁以解而陰下之石翁矢亡
他泄泄也又對簿翁強項曰三尺安在令狐鼠縱橫
乎某恚堅先入者薄昌旻罪翁咄嗟而出某以爲望
竟駕罪翁且甘心焉獄成上監大夫令母張喙而重
扶之時萬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也四日翁不起矣
舅氏孤煢煢門下士亡一人至者獨族弟鵬走貸鄉
人鮑宗敬金若干殮翁於是昌旻大快張具設飲揚

揚曰李公且不免寧論齷齪說者咎翁彈夜光於鳥
雀疎垂堂之誠又詫翁險而坦坦蹶足康莊有不可
知者元薦屬妒口何敢緩頰伏念太上解網嘉與黔
首更始假翁罹大辟猶將三讞微曠恩幾末減寧至
卒然殞命慘毒秋荼寃哉天乎翁沒十餘年家益落
亡能稍雪茲憤獨月旦之評嚮翁滋甚里有大事人
人首鼠或孱寡受抑不自存輒相顧嘆息贛州公在
有今日耶蓋翁捐館而閭黨之窮交故知無復客於

樽俎間者而他可知也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翁
之謂矣翁生嘉靖丁亥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
有九陸孺人少翁三歲生女一卽家安人以先大夫
貴側室沈生子一家安人自痛不能爲緹縈而李氏
之脉如綫予小子不銘翁誰當銘者銘曰閱而墻翁
不死偶而瘍翁則死雖然爲二豎死寧寃死六十不
良死寧殤死魂兮厲兮不可化兮吁嗟壯士耿耿志
兮仰訴閭闔上帝曰異彼其之子螻且鷲還兮且予

俟

明孝子聲遠徐君墓誌銘

白毫子之集行操觚者避席曰當吾世而以布衣擅
千秋業者聲遠也習聲遠者曰徐君石隱或又曰聲
遠口不譚學其狀貌質行酷似古先生丁子曰嘻吾
請以大節蔽之聲遠孝子也先世長洲人祖泰廩於
郡負僑聲年三十二而天父完由選貢別駕漢陽多
隱德年五十乏嗣石夫人方坐蓐假寐恍惚聞雷聲

遂舉聲遠時臘月二十四也名之曰應雷兩月餘別
駕公卽世石夫人從涕泗中鞠育以長然御之甚苛
聲遠生而眇小丈夫乎倜儻有異志甫就外傳設宣
尼像以祭八歲能詩歌讀書至秦誓題其首曰孔子
脫不知繼周者秦何以爲孔子十三歲賦寶劍篇石
夫人大奇之稍長子身熒熒事母至孝娶婦殷竭蹶
唯謹室如磬縣旦暮必具甘毳以進石夫人忘其貧
也聲遠力養唯七寸管不得已以親故爲人代草生

平喜讀書不沾沾章句詩文於聲律色澤外別具一
乾坤不能頰首掌故家言強就試間一爲青衿弟子
未幾弃去韓宗伯折節聲遠爲忘年交升堂拜母執
猶子禮甚恭聲遠感其意周旋宗伯邸數年尋受徐
少宰聘曳裾貴人非其好也念母亟圖歸會少宰請
告居陽羨聲遠樂其山水借館穀爲藹軸少宰嚴事
聲遠時時呼徐先生卽會飲他所必虛左以讓聲遠
婆婆做衣冠岸然踞少宰上坐客心訝之聲遠故自

如初入長安蔬素累月人叩之故聲遠泫然曰小人
有母不時肉食何心饜五侯鯖乎石夫人聞而止之
曰母以此貽老嫗憂也歲致束脩悉奉母饗殮之奉
往往倩人市聲遠歸省石夫人曰貲竭矣市家索逋
者趾錯聲遠跼蹐曲貸以償卽相知不爽織芥婦儒
門女勤劬共養自烹鉶春汲澠澠統至浣淪滌穢貧
家婦所未嘗口不言瘁聲遠有寡姊諸孤纍纍倚命
聲遠引與共居衣食婚嫁三十餘年以迄喪葬不以

貧爲解年四十唯唯膝下如嬰兒有客起居母帷中
呼應雷謝客聲遠僂而應曰諾婉容謝客復命母趨
走嘻嘻唯恐失驩小不當意聲遠叱婦攜兒輩長跽
堂下色霽乃起一日母怒婦不解聲遠皇迫幾欲爲
婦覓死所已虞母怒解或中悔展轉無復之知者慰
曰若不聞大杖走乎聲遠淚簌簌數行下曰寧忍以
婦易母亡何母怒解迺已乙未辭少宰聘丙申石夫
人憊矣夜苦不眠聲遠百方藥之計窮禮拜大士前

爲母請命至流汗浹踵不徹石夫人始一交睫如是
者三月石夫人弃栝椽聲遠哀毀骨立雖喜飲涓醢
不齟齒張空拳拮据營塋力殫矣咄咄書坐次日不
死愧臯魚嗟乎此真能行三年喪者也服除謝一切
乞文者署其門曰自今卽三日絕糧宰相致千金聘
誓不受矣僦居數椽高枕竹牕一卷外澹乎無營疇
昔往來軒冕至並不報謝卽當塗禮餽足不一及門
嘗曰世無孔文舉李元禮吾不屑市井交有孔文舉

李元禮吾不附青雲士石友唯周我遺陸彥先王孟
夙宗遠知已雄談颺舉電掣意不可一世而口無臧
否踴躍擇地而蹈屣不勝衣至急人患難赴然諾賈
勇不及顧雅慕嵇叔夜李青蓮豪宕不可鞿縶左繩
右矩約如處女少受經徐訥言父子至親暱納言方
京兆陪都會課士干進者陰以百金爲聲遠壽聲遠
面赤立却之曰自古大聖賢大祖師雖權變圓通曾
有以食故爲人居間者乎元亮三徑長卿四壁窮矣

聲遠謝亡有居恒捧腹自快吾有陶朱之富趙孟之
貴予漫語聲遠君庶幾猿者聲遠不應酒酣拍案起
曰朱紫陽不云乎從來隱者多負氣又曰唯無慾人
能好山水蓋自命也易簣前一月研忽大鳴遂賦一
律有閱盡千秋有不平之句淵哉鄉所心折於聲遠
者淺矣野史氏曰孔門稱孝唯參與損然皆不仕季
氏瑯琊之孝浮沉魏晉何也聲遠事母不減瑯琊兩
月孤艱關百罹嶽峙淵渟令當鼎革之會必爲管幼

安太保於是乎有慚德矣聲遠卒於萬曆癸丑正月
二十六日距其生甲寅六十爾子一正舉邑諸生孫
二緯之績之聲遠左頰有白毫世稱閩風先生文章
有妙解詳具予白毫集叙中屬續呼正舉曰吾自省
六十年無過嗚呼可以瞑矣葬附石夫人新阡咫尺
周我遺墓治命也銘曰君負奇氣赤脚獨行寧爲黔
婁不作君卿鄉爲親屈委蛇研耕母沒却掃苦節亨
貞方之先民曾閔是程自愧臯魚寸心怦怦一丘傍
母終古深情吁嗟乎東海徐生

戈隱君文甫墓誌銘

余之友於戈君國禎自吾友繆仲醇氏交臂知爲長
者也已習而羨稱之曰君葛天氏之民與仲醇曰固
也其父實長者酷肖焉君避席曰禎何敢望吾翁亡
何苴其冠履來謁則翁死矣手一冊涕泣介仲醇氏
請於余翁生平實詣也余憐君且無辭於吾友遂按
狀次之蓋終始篤行君子也翁穉而喪母呂孺人幾

滅性其事繆孺人繼也猶之乎呂也繆孺人沒而翁
時時收淚弗令父知曰懼傷老人意也少年力學攻
苦數奇僅僅以館糈逮二尊人終身以爲憾曰傷哉
貧也歲時伏臘未嘗不沾襟白首孺慕如一日居恒
無濫交無溢取質行誠心坦焉不城府性好施族子
貧不能殮殮不克葬翁槥而窀穸之至有哭其尸解
衣庇之者若廼修若敖之祀贍孀居之嫠以待媼黨
戚里一切吉凶多方賑卹久而不倦里中嘖嘖曰義

哉顧翁橐垂垂爾獨不自爲計乎翁矢力行之故自
如晚年好岐黃家言時以藥餌普濟里有蔡先生方
榮獨行士也不爲少年所喜翁素與善其志操可想
見矣翁諱希周字文甫別號順溪娶錢孺人先翁十
二年卒翁之父曰小溪公子新新之父曰味壘公味
壘公父曰漁隱代以詩文有聲黌序漁隱而上三世
爲文鳴公則戈庄戈氏所自始也世有隱德至翁父
篤行閎而不欲有其名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此乃天之所以慶戈氏也夫侈於簪纓福澤遠矣
國禎以某月日奉翁夫婦合葬虞山寶巖祖塋之左
某性慙不能諛墓所藉手慰禎以瞑翁地下者亦唯
不諛故銘曰養不逮五釜力則竭施不踰三黨腸則
熱而全而天以盡而年悶悶兮嗟古之人兮古之人
兮

明隱君張汝霽墓誌銘

嗟乎張君汝霽不佞布衣四十年交也憶昔戊寅先

君子令寶坻不佞赴學使者試得寒疾於青縣道中
家人旁皇莫知措手汝霽忽至不啻巨川獲維楫也
蓋汝霽之伯父元山先生崑與先君子締忘年交先
君子故熟知汝霽其翁平川公崙敦厚元山先生才
略遠勝弟晚年托於醫汝霽亦習醫稍稍借以爲治
生計汝霽胸中純白驟見之若老學究又如野叟頗
解讀書不甚精博知大義介然有所不爲先君子宦
遊必延與俱有疾病家人多服其藥先君子於宦途

極精嚴無妄交舉動笑語毫髮不苟與汝霽處忘形骸自寶坻至長安及備兵豫章數十年如一日也子弟往返燕吳數千里之遊必以汝霽爲托汝霽恂恂吾輩愛重汝霽如親骨肉間亦善謔未嘗稍越規矩外汝霽性孝友重然諾仗義履信口無擇言平川公一日病劇諸醫謝去汝霽刲股以進竟無恙少年聘吳氏女未歸得痼疾父母欲改聘汝霽泫然曰吾已聘中道而弃之病者將誰歸乎竟娶之血肉淋漓中

氣不可近汝霽親裹藥療之已而舉一子諸孫五皆吳出也已納一妾生子不育嗟乎天哉居父母喪哀毀言與淚俱營塋避村山心力俱殫十年墓木拱矣隣人有盜壟樹者不得已訟之官收囹圄中已憐其貧陰以錢帛周之戒其子勿竟有鬻產者存壞垣數年其人無賴忽利其有輸之舍見者忿忿汝霽解之曰土石爾何足道一日率其子往餘不有適遺一綾襖者汝霽招舟子囑曰彼必返覓盍以還汝霽性誠

坦不設城府與人處多忘機有誚之者人皆相向而笑汝霽亦笑不佞嘗曰此無懷葛天之民也義所不可介然有所不受勢家子以孤寒氣凌之汝霽勃然變色卽咫尺不輕厠足迎之亦不往所與最久且狎者不佞及從父連叔家貧借刀匕自膳人或不信傲然獨守居恒危坐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或迂而笑之正色曰若不畏因果耶有愚之者往往墮其術中汝霽不與校卽復來簸弄不介介也不佞少狂負氣

不屑下人人或侮之汝霽曰長孺必非風塵中人也甲申不佞負笈梁溪僑寓一農家中庭借鄰木以蔭吾兩人裸體散髮飯於樹下高譚長嘯飽啗魚羹自謂三公食前方丈不與易也至今思吾兩人曠懷一片奇氣令人泣下汝霽好善若渴未嘗齒人隱事周貧恤寡罄囊而施不欲令人知一生不入公門梁溪陳郡侯修執醕之禮以汝霽古道篤行表其間給冠帶輿論快之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晚年居積勉構一

堂老焉老而常喜茹素趺坐蒲團若有解者遇知己
酣歌起舞達旦不寐最後三年買一小舟自駕相羊
水上曰吾於世外遇一知己則蕩槩而去亡何浩然
逝矣嗟乎汝霽去後交遊中欲再覓一長厚真率忘
機如汝霽者不可得矣皓然白首追思素交抱痛可
勝言哉公諱景清字汝霽享年七十有二生於嘉靖
戊戌八月二十日歿於萬曆庚戌四月十七日二子
長明經次明教教天孫五長漢翔邑庠生漢翀漢獮

漢獮漢翔孫女一適邑庠生唐鐘曉汝霽晚年日夜
延師課孫望其成立如望歲力不給躬治白膠鬻之
爲資餽具汝霽死數年而翔入泮勃勃乎青雲之氣
天或以此報汝霽乎哉其善根不可埋沒也明經等
卜於某年某月日塋公某鄉某村之原漢翔草公行
狀乞銘於余余潛然曰我不銘公誰當銘者遂拭淚
爲之誌其墓銘曰嬰兒心菩薩行七十二年風踈雲
上吁嗟乎世嗤腐儒尼父以爲古愚

思塘李翁暨元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外王父思塘翁卒之明年丙戌冬十二月先大夫卜地郎村葬焉又十年小子薦銘其墓又十有五年元配陸孺人卒形家以郎村之兆不吉癸丑四月二十二日舅氏應奎啓翁柩奉孺人合葬於邑戌山之西蔣家園而命予小子薦更爲外王母誌并前誌合之祔新阡之窀石蓋李氏以貲豪東山自友竹翁始生野塘翁霽拓之元配姚孺人不子納側室二生三子

思塘翁鵠其長也方數歲委禽歸安東濠之陸氏陸孝廉時中古行績學雅負奇弟督學公時雍以繕部郎劾武定侯勛直聲振天下孝廉無子費孺人有女幼莊嚴如成人卽予外王母也五歲野塘翁過孝廉孺人出謁舅斤斤閑於禮野翁歸語姚孺人大喜亡何孝廉與野塘翁相繼卒費孺人日夜撫外王母而號思塘翁少罹家難督學公子翼之費孺人捐橐中金佐翁以貲遊成均不數年外王母歸甫十四爾能

佐姚孺人家政姚孺人則又大喜姚孺人性嚴陸孺人曲意承之晨起問姑所欲食躬治午具烹一鮮必調二味以進視姚孺人七箸所向陸孺人終席不敢嘗姚孺人疾陸孺人手湯藥日夕扶掖衣不解帶卽以他婦代姚孺人不懽而費孺人又時時繼甘毳陰佐陸孺人養陸孺人所遣奴起居費孺人及珍羞方物飛舸往來以旬計陸孺人上奉嚴姑下及支屏戶賓客親朋徵逐無虛晷孺人非子夜不帖席鷄鳴起

嗃嗃日以爲常當是時野塘公之業復振思塘翁謁選京師姚孺人中痰厥卒陸孺人倉卒治喪事如禮孺人歸翁之明年舉先安人久不乳費孺人爲翁進側室沈生子歲餘翁以吳江丞部漕艘北舅氏痘危甚吳興有朱先生者工啞科故與翁善陸孺人分遣急足徧迎朱先生朱先生至舅氏死踰時矣陸孺人啼曰兒不起奈綫之脉何費孺人相對泣出拜朱先生朱先生度無可奈何以刀七抉兒口強灌之有頃

復甦陸孺人老而述其事淚泫泫下也翁罷吳江歸家漸落逋負日益積座上客如故陸孺人蒿目拮据中饋夜半客有扣門者肥腩滌灑咄嗟辦里中以爲能然橐益垂思塘翁故不問出入也而費孺人時解私裝陰齎陸孺人陸孺人亦時時出以佐翁急翁修子壻禮於費孺人沒齒不衰未幾翁且死世業日益替諸臧獲先後解散十不能一陸孺人督過子若婦常忽忽不樂先安人百方解之不得每宦遊魂夢相

依數千里外薦記童時隨先安人歸寧外王母摩其頂曰外孫吾孫也引諸兒時戲大樹下指其門署示薦曰此劉尚書手筆他日效之劉尚書者清惠公麟也外王母與先安人語輒絮泣將別所治絲臬烹飪數晝夜不眠食纖悉畢具分袂未嘗不流涕也至白首先安人稱姑且老矣別亦如之薦以丙申春奉先安人北先安人過別陸孺人泣而跪請於諸母諸子婦曰敢以老母相累及先安人歿猶手執薦囑曰吾

母吾母薦林卧十有六年不敢東長安裝則以王母及外王母故庚戌冬強赴客曹之命甫數月予告歸陸孺人訃至矣嗟乎痛哉陸孺人性卞急難事甚於姚孺人然宗人稍不利舅氏拍案起曰若敢睨孺子獨不念未亡人耶先大夫備兵分寧思塘翁初捐館舍請迎養外王母固謝曰君意良善顧吾老矣脫不幸溘先朝露何面目見先公先姑地下乎誓不往戊申夏五月八十初度薦率諸子婦壽之外王母又固

謝曰先孝廉久作若敖鬼若爲我以一杯酒醑墓下勝以百觴觴我也小子薦立具牢醴拜孝廉兄弟墓孺人性博厚持大體其於妯娌故舊吉凶往來及歲時問遺一切從腆老且窶終不失大家風惜舅氏貧小子薦亦不能於饘粥外曲爲志養其意常邑邑居恒哀衣大袖燕居雍容甚都談論聲如洪鍾述其少年起家事及里中姻婭始末娓娓至于夜不倦臨歿出其橐分子婦及諸倩諸孫女甚井井強半嫁時衣

飾也小子薦十六年之養不能濡忍旦夕以報吾母
臨別之辰外王母執手依依含淚不忍下嗚呼永訣
矣痛哉痛哉孺人卒於萬曆辛亥八月十七日距生
嘉靖庚寅五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二外王父之生歿
月日具前誌中子一卽應奎娶呂山吳氏側室沈出
女三長卽予母適先大夫應詔以辛未進士歷官四
川叅議累封安人銘曰堂構子子白首劬劬下報夫
子言唁先姑耿耿迴腸吁嗟悲夫北山之岡鬱矣其

藏翳子若孫世世毋忘

朱洪泉暨李孺人墓誌銘

士生名閎當雲雷之屯挾異姿不及竟厥用也陰行
苦不能盡滿志里閨闔外天實靳之其獲必倍如
海上朱太公是已太公諱杰字子俊號洪泉父高明
令澗前母孫暨劉公其季也祖鎮曾祖塘高祖晉系
出文公季子在在生鉉鉉生亮徙鹽官湖塘里又五
傳入國朝爲寧遠令燧則受學貢尚書者也是時朱

乃大迨中葉高明以貲起家公丁其厄幼英敏異常
過目輒成誦家人咸屬目之九歲失恃十二歲失怙
高明公所遺囊橐爲伺者祛篋去熒熒哀毀中門祚
衰薄遂廢學十六娶婦李長公二歲卽太孺人也夙
閑姆訓夫婦拮据承遺業如駕敝舟左右操維楫惟
謹蓋李乃海鹽賓山公叔女朱之自出未笄卽代母
秉筦鑰閭里相與慶公得良內助而公自弱冠卽長
諸賦役督其艱且鉅者諸父老推公祭酒公居恒自

念御史公後簪組寥寥因旁通經史每手一卷卽子
夜必讀竟乃已涑水氏之史迨陰陽曆數諸書靡不
精貫與人談說千古上下理亂成敗之數娓娓如目
前課諸子甚嚴每正色教誡曰昔我文公身肩絕學
衍濂洛正宗於東海至今一脉流傳無替若輩獨不
能一闡繹之乎每歲延四方名士廣搜諸文籍率二
三子日夕呶唔其中至析產以購無稍吝里中兒或
笑之公獨行其意故自若蒿目四十年或廣營構勉

持門戶其所注精者在此諸子相繼青衿乙酉秋子
聚奎歌鹿鳴於泐從子履儀亦同舉後昆從諸猶子
有登制科者又有父子同鄉舉者纍纍若若郁乎盛
矣皆公義方勤劬績學一念嚆矢也或勸公侈力一
生今有子且達行休矣公不稍倦施德於鄉里絮寒
哺餒扶危困不辭勞勩與人交表裏一致遇不平攘
臂而起不屑爲媿阿態公儀容修整音吐豪爽晚益
皓髮豐頤巨肩舒步人望而知爲長者且異人也與

少年諸儒生朝夕多慷慨正論或從容雅談臨池揮
洒遒勁嚴謹如其爲人蒸嘗伏臘顧瞻丘壠涕洟沾
襟曰恨吾父母不逮也聚奎屢上公車不第公亦不
介介已謁選人得饒之餘干則公謝世十許年矣壽
七十三聚奎以板輿迎養太孺人業已失明溫惠淑
慎無改常度性不喜佞佛僧尼無及門者至其一腔
惻隱出於至性多方獎掖人善拂意處動以忍自恣
卽一七箸必均口以飼蛸翹偶一失所必加意拯之

聚奎之令餘干時以嚴刑多取爲戒聚奎奉命惟謹
每俸入必長跪上之借以娛慈顏太孺人多所施舍
未嘗私笥中蓋浚得西方宗旨至其饗賓承祭加意
妯娒下字臧獲又其顯者也聚奎以奏最贈太公如
其官母封太孺人副笄六珈龍章寵賁遠近以爲榮
此余所謂天之報施善人其獲必倍者也太公生嘉
靖辛卯閏六月八日卒於萬曆癸卯九月十一日太
孺人生嘉靖己丑正月十九日卒於萬曆癸丑十一

月十二日年八十五子四長炳文字聚奎卽予南北
同鄉舉者也仕至司城娶陳氏繼董氏封贈皆孺人
次炳章郡庠生次炳璿次炳衡俱邑庠生女二一適
張大韶一適孫紹聰孫男六大韶有女女於聚奎許
吾友錢司城士和子之琦婦翁媪意也憶昔丁巳冬
薦方爲先大父改阡桃城士和走使數百里致聚奎
命曰敢以先子一片石爲請余報曰諾又六年聚奎
得吉壤於長平里卜於明春正月葬有期矣偕士和

申前請且曰父母有美而不揚或一切以諛義所不敢出也余益重聚奎意據其從父高安公狀揭大節直筆而爲之銘曰薦葦之利什一縹緲之計倍蕝公乎兼之海上孤童奮翼鵲起天生雄才爰有令子煌煌璽書義方是以二人同歸長平之里千古令名不朽者誅

建寧別駕于公元配勅贈安人吳氏墓誌銘

吳安人者吾友建寧別駕潤父于君元配也稱安人

者以潤父建寧最也潤父佐建寧以清標冠七閩多異政奏最天子賜璽書褒美恩賁泉壤稱異數潤父居恒邑邑曰嗟天乎吾何以瞑吾婦予聞而戚戚心動蓋亡祿舊婦與安人埒而數奇過之主臣偃蹇畏途三十年不及沾一命以報吾婦嗟乎安人幸矣幸矣今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潤父卜吉葬安人於趙岐之陽先期遣仲子肇錫來乞銘肇錫者予故以女女之者也吾女不幸蚤夭婚則猶故也遂泫然許諾按

狀吳系陽羨巨族自文肅公後而通政公以長者顯
娶李氏累贈淑人生一子二女長光祿公次安人通
政公有姑適于孝廉中丞公冢婦也生子四長孝廉
公不欲就仲子比部封授都察院幕是爲潤父父兩
家翁篤中表誼如同產歲時各出其子女相見通政
公快潤父而妻之李淑人之姑屠淑人嗃嗃起家繩
子若婦甚厲子若婦稟畫一不敢踰尺寸安人之井
井內外天性乎亦其夙所習也安人體孱弱虞太安

人憇其不任婦甫入門而精志內政旦夕調甘毳娛
兩尊人外佐賓客無壘耻下逮織紉及米鹽瑣屑咸
出手裁而尤虔於祭祀弗躬弗腆不登於俎有遺置
祭品于地者輒叱去不以饗嗟乎此禮之不講久矣
歲時宴會諸妯娒珠襦錦鞢光彩艷目而安人淡然
布素婉婉其間人不知爲貴家女也潤父銳志下帷
安人和以機杼與咿唔聲雜孤燈熒熒丙夜相對甚
莊及潤父九擯賓筵一遭別泣安人無幾微見顏色

李淑人違養安人方侍虞太安人不敢哭疾趨入壺
甫下堦痛絕墮地虞太安人亦墮淚左右莫敢仰視
及兩尊人弃世安人哭之慟禮加于李淑人終其身
屏絕美衣甘食之奉安人幼讀書曉文義生平耻談
人過亦不願入耳居恒儉約自持斤斤不苟取予潤
父幼育于庶曾祖母范范故中丞愛妾也或說安人
稍曲意承之可盡有其橐安人怫然曰此豈婦道耶
委蛇兩姑間各有禮虞太安人歿檢笥中得百金安

人息之倍者四先後假佛事以散之曰此先姑意也
餘十金彌留時屬潤父曰先姑遺金急以施比丘尼
治家錙銖不爽稍有奇羨推以濟貧乏繕杠梁掩骼
飯僧皆稟命潤父行之御臧獲嚴而有度不假嘖笑
貢諛者莫敢關其口然不喜爲操切食指甚衆歲飢
客有議以菽充廩餼者安人不悅曰此豈吾家所爲
耶客慚而退平生子女凡八乳不一育卒能以理遣
不爲情毀舉二庶撫如已出卽二庶忘其所自出也

勉就外傳課督甚嚴小者間從羣兒嬉人以爲得大體安人年二十二卽皈依佛乘能默誦法華經至三卷三十六歲長齋奉佛甚精巖病苦中輒引夙業潑自筋厲左右有持之泣者曰若以情識牽我耶叱使去一比丘尼從旁呼曰願除世間恩怨早祈解脫安人含笑曰我安得復有恩怨佛法以右脇爲吉安人偶卧向左忽曰誤矣沉頓中謾然改從右合掌而逝中父爲予言季婦少時禮佛一蛇纏其足不動異哉

不撓于大怖乃爾宜其了了生死也安人歸潤父凡二十七年而沒潤父時時悼亡曰吾失一良友期功以降及家人內外大小語及安人輒隕涕而女弟適某者哭之幾以身殉曰吾勿失吾母而吾不知吾母之見背姊在也嗟乎此可以徵安人矣潤父諱玉德以歲貢生不得已就選人試高等得別駕建寧非其好也中讒口弃官歸距安人之沒六年矣安人生隆慶戊辰五月二十七日沒于萬曆己酉九月二十二

日年四十有二子長起欽娶同邑表兄虞公某女
次卽肇錫娶錫山王公某女側出丁子曰薦自庚辰
拜兵使先生于民部長者也乙酉識中父燕市庚寅
登其堂拜見素先生及其諸昆季因締交潤父一門
之內雖雖肅肅庶幾古人風轉盼二十餘年恍惚如
異代事矣三復安人狀知其內行甚詳且信廼爲之
銘曰女耶士耶儒耶禪耶婦婦母母其儀不愆卽修
卽解了破情緣吁嗟乎趙岐之阡翳爾大年

墓表

誥贈湖州府知府近竹陳翁元配封太恭人杜

氏墓表

元薦以辛亥秋請告歸冬十一月假道梁谿志行陳
先生有子之喪吊焉先生毀瘠甚予勞曰先生猶然
孺慕乎哉人盡子也曾聞不能爲親爭一旦之命先
生抱遺憾于逾耄之高堂與先生悲不自勝曰嗟天
乎吾母之望百齡也幾幾乎幸矣而稱未亡人者半

造物者忌盈而恡于全惜也五釜之養三錫之寵渥矣而吾父弗逮也吾父母有深衷十不行一隱德十不章二拮据課子蚤夜速之成幼學所以瞑吾父母泉下者十不嫌五也明年春將合葬于龍山之塋卜有期矣敢以隧道之石辱子元薦逡巡避席謝雖然薦之辱知先生天下莫不聞卽不斐其何辭江南之陳祖太丘而志行曰否否吾不敢以所未知貽狄武襄羞蓋倉垣之沙盆潭有一坏在俗所傳陳克墳者

其始祖也數傳而爲四世祖鑑鑑生泰泰兄弟五子萃字集之別號近竹卽贈公也方陳盛時兄弟聚而賈于倉橋之四維橐良厚亡何廢箸伯兄以李官之役死于杖泰父子訟之臺得白寃狀而泰尋歿贈公依其叔奭于北郭年二十三而娶是爲杜太恭人父奎母施爲東膠著姓太恭人少失恃依父執毛氏以長年十七歸贈公居四歲生子善才穎異常兒未幾殤太恭人以墨涅其左足祝曰天乎兒幸再來此所

以識也辛丑上元之夜夢善才啼而牽太恭人裾曰
兒至矣蓋志行生而左足一黑子故在也怪哉天其
將大陳氏乎越四歲贈公徙南塘手榜其堂曰欲高
門戶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榜卧內曰守身如執
玉教子勝遺金終身以爲恒嗚呼遠矣志行年六歲
贈公延名師躬課口授之杜太恭人倚小窓剔燼治
女紅以佐讀志行九歲經書成誦凡里中名師贈公
卽引之北面多方調其甘苦贈公雖隱于農賈乎喜

臨池王趙松雪書法又精勾股數讀經經解讀史史
解至忠臣孝子未嘗不反覆長歎息也趨庭訓誡出
世俗科目外亡何孫福以僕叛贈公再徙東膠志行
落魄去而農贈公諱志行而竟儒并督其兩幼子氣
彌銳志行尋補邑弟子員浮沉又數年贈公橐稍充
矣與市井少年游一切以平等心劑之質毋錢者寧
薄息迂其期售田舍者浮其直里中稱長者常往泰
伯城遇大風舟覆卒免不戒于火出之烈焰天幸哉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亡何贈公沒太恭人以孤嫠字三弱子瘠田二十畝支公私之逋而餬口卒歲鄰人揶揄之而太恭人日夕督諸子耕讀甚厲身以十指爲生計蓋荼苦自嘗也癸酉志行舉于鄉已丑成進士親友持牛酒賀而志行欷歔曰傷哉往幼學之望一青衿不得也志灰矣吾父母怒而逐之莫先生所裊獲雋于學使者莫先生課菘也異茅簷下數語耿耿如刺吾父沒而不肯復倦諸生乙巳五

日微吾母一言激之敝青衿終老爾嗟天乎傷哉志行令確山調中牟比部數年守吳興皆以搏擊豪強拊循寒閭得循良聲而太恭人慈恐秉內政蓋志行歌鹿鳴而太恭人不欲逞志叛僕恐詢于懿親之下石者意念濶矣居恒訓諸子曰往而父爲東家某所厄旁睨者弗堪也相與佐鬪吾委曲寬解思之至今有餘味志行居官二十餘年橐無長物太恭人性儉絲枲織紉白首不去指歲入所息輒廣其惠于宗黨

倣義莊例衣食婚嫁其窮乏者迄于諸孫奉行唯謹
曰此而翁志也志行以比部郎奉簡書慮囚畿北釋
矜疑三百餘人太恭人喜曰兒不記而父座右銘乎
此行其大吾門矣志行于吳興多異政戊申歲大稜
志行流涕勞民疾苦戴星出入百計哺諸瓊尾而祗
席之三臺使者旌其伐借恂二年異數也太恭人聞
而色喜曰令湖人有衆母兒不愈于膝下乎先是聖
母再上徽號贈公覃恩晉湖州府知府太恭人得令

稱比于中牟比部華矣太恭人愀然不樂志行長跽
請故太恭人呬而命之曰鄉者鷄鳴起汝漏下眠而
誦讀汝而修脯汝吾與而父共而獨冠帔我爲志行
含淚罷庚戌春計事竣志行上書請終養當塗固留
之擢江西副臬治兵九江命下兩臺使者交趣之志
行卒不赴色養踰年太恭人無疾令終壽九十七距
贈公之沒四十六年丁元薦曰天人之際難言哉善
才再世結于太恭人一念爾卽以此食其報何神與

易之稱餘慶也書之侈降祥也世眼責券于富貴或
効或否贈公之以長者沒齒不陶白易也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田畷豎牧口碑不黃金牛酒易也白首就
子舍得全全昌不三公易也辟若力田贈公藜之薦
之太恭人獲之志行俎豆而饗之嗇守厚蓄是名種
德曰慶曰祥特表其墓以告世之爲父若母者子孫
姻婭具載碑陰

明孝婦誥封太宜人洪母程氏墓表

洪太宜人者績溪程處士濤之女歛贈大夫一九公
某元配稱太宜人者以子文衡兩拜封世所推洪廷
尉平仲之母也平仲端亮有大節由銓郎南徙廻翔
工曹者數年壬寅建儲覃恩乙巳皇長孫生再覃恩
文衡贈父某如其官母程稱太宜人榮矣迺里閭宗
黨手額太宜人曰此寧以子重太宜人歸贈公甫筭
爾舅柳塘翁姑錢媪方拮据嗃嗃督家秉太宜人具
夕敬共曲當兩尊人意兩尊人大喜過望謂新婦才

贈公鮮兄弟太宜人宜子而繁七乳而殤者一多韶
秀翁媪又大喜曰亢吾宗者其婦乎時贈公僦一廛
市太宜人子身竭蹙諸兒女纍纍襁褓左提右挈而
饗餐烹飪取給十指外應賓客非時之需內持籌較
計食指毛舉櫛比供卒歲俯仰又以其間操井臼緝
澣洗機杼績紉夜漏下數十刻目不交睫鷄鳴秉炬
起姑善病虛火炎如沸法不宜參諸醫束手曰無已
其乳乎太宜人斷仲子乳乳姑左右曰若呱呱者何

強粥之而兒幸無恙卽平仲也當是時太宜人初念
不及此又亡何姑目青徧索石膽難卒致太宜人陰
刺指血瀝暱而明復媪喜曰婦安所得良藥太宜人
謬應曰偶遇空青液爾媪時苦崩至躬爲浣淪十年
間未及一帖枕也而柳塘翁癰發矣太宜人所以彌
縫鑿禱所不逮苦更甚于事錢者而贈公亦骨立太
宜人百瘡俱嘗輒徼天幸蓋錢媪病起觴五十翁病
起再觴六十贈公偕太宜人率子若孫歌南山堂下

懿戚爭持羊酒爲賀兩尊人一解頤曰微子婦吾不能
能有今日諸子若孫及臧獲侍翁媪者私詫曰太宜人
不獨精誠倍也其全力蓋亦天所縱以成其孝藉
令吾輩分身曹舉之亦憊矣宗黨曰太宜人寧渠孝
事二人歲時蒸嘗必躬必腆卽豚肩伏雌非手調不
敢祭貴且老時時舉以誠我宗人蓋此禮之不講于
士大夫久矣習程處士者曰處士故龐厚饒先民型
范太宜人初居母喪輒哀毀如成人白首捐貲爲處

士卜葬若猶未滿志也者其于中壘大家所載女史
得之庭訓居多丁子曰固也太宜人之孝天性乎方
其攻苦持門戶所以委曲志養意不在貲省贈公歿
而思傷翁意飲泣不敢下有子九列祿厚矣斷諸血
味布素者終身平仲板輿迎養曾不久淹蓋陰痛贈
公之不及共也翁媪之不及享也而託之乎淨業臨
化之日異香經宿結跏趺坐七十三年千秋矣語云
至孝通神明寸衷卽西方哉薦于平仲託臭味三十

年壬子夏平仲假使節歸省比秋來會葬顧光祿心
動兼程歸太宜人病且革矣薦往唁之中道夢神人
囊金錢數十朱其文云是太宜人功德中有孝慈字
更鉅且晰已入弔平仲兄弟匍伏哭極哀諸孫曾二
十餘曹面淡墨僂行其後而平仲尤瘠甚嗟乎三年
之喪近成芻狗真能執古禮隱顯始卒不渝者吾友
射陽劉靜之梁谿高雲從毘陵沈伯和海虞繆仲淳
茂苑徐聲遠合平仲而六平仲旣免喪猶依依孺慕

也屢書屬薦曰先慈墓隧之石敢辱子薦事太宜人
猶母追憶耳目睹記質之諸名公狀若傳推本璽書
所以褒贈之意揭其媿行之大者而直爲表其阡曰
嗚呼明孝婦洪太宜人程氏之墓生卒年月世系子
孫曾玄男女幾六十餘人姻婭姓氏具載墓誌

阡鷄籠山表

先大父雷峰府君大母蔣安人以萬曆丙子春合葬
顧渚山中時信陽何太史洛文銘其墓越十有四年

先大夫蚤世術者曰崇在新阡啓之水也更營臯塘
之西聽于卜襲吉遂窆焉術者曰避水趨水去迥幾
以告諸父不可又八年而啓之水數寸幾嚙棺矣友
人繆仲醇氏度地于安吉之鷄籠山穴之壤赤而堅
如脂請于諸父曰俞遂以丁酉十二月十七日葬我
先大父大母不及祔者迫于石也三阡禮乎曰辟之
父母在而失所必百計拯焉俾有寧宇而後卽安奚
恤乎三也嫌于煩且賸而甘心焉委之豺狼也雖然

以大父生平豈其沒且三十年而不獲一微寵地靈
嗚呼余小子猶及見我大父之事曾大父湖南公也
曾大父豪俠大父長者也其才氣不甚類而以志養
年且艾稱翁矣鷄鳴起篝燈巾櫛候于寢所問安不
曾大父色喜亦喜色愠亦愠間有所訶讓長跪俛首
受之退就子舍未嘗南向坐少失曾大母周孺人事
母之兄弟姊妹如母以迄于中表靡所不厚事庶母
王甚于周也王故無子而才不能無求多于子婦大

父率諸兄弟子婦曲意承之唯恐失其驩一日王自歸寧子夜矣大父母以下整衣冠候之分遣臧獲列炬迎數里外未及門諸子婦凜凜道旁若嚴君出入率以爲常曾大父沒事王如初生平宦游滇楚不甚適輒幡然歸顧其橐蕭蕭也曰吾不以五斗易斑衣亡何家日落婚嫁苦不給則又陰秘之不令曾大父知曰貧自吾分敢傷老人意耶晚奉親諱未禫而病除服奄從地下矣性嚴急不能容人與人處不設

城府人以好語誑之輒推心焉或加以非禮初若不甚未終霍然解少年嘗以細事觸沈丞幾構大獄先大夫令南陵沈丞罷官歸宣城介壤爾大父跽而囑之曰休矣勿言沈丞事其爲長者多類此沒三十年父老子弟曰儒林公不善宦亦不善家邑邑坎壈以老人以無所長短易之公故厚訓德薄脩怨令與心計強有力者相絜寧啻出其下顧責報于身後何如哉安在其無天道也余小子侍先大夫竊聞長老

之訓曰善欲陰不欲陽取善者寧瑕母瑜以爲拙誠
勝于巧詐大父位不過州郡施不越鄉閭矢真而昭
守雌而終卽其家庭孝友往往出于人情世俗之所
難而砥礪好修者之所不暇飾故其文彩聲華不少
概見抑夫子所謂善人非與余小子敬識一二以告
來裔見貽謀之自云若夫闡潛發幽耀片言于青雲
則煌煌綸綍具在余小子贅矣蔣安人分葬安吉菱
湖山五里相望

阡菱湖山表

余小子薦以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十有七日癸酉葬
先大父于鷄籠山之陽距梅溪三里許明年戊戌春
正月十有一日丁酉以菱湖山葬我大母以石穴不
能合也表其阡曰明贈儒林郎大理寺左副雷峰丁
公元配蔣安人之墓余小子薦泣而申之曰嗟乎吾
大母之不祿也年二十七爾先大夫七齡失恃老而
猶憶其病時容以語小子曰噫母之沒也惟吾與紀

氏姊在側姊長吾一歲兩人煢煢見母之呻吟床褥間也相對黯然不能爲容然不及以刀匕奉亦不記母何恙也母故善病家人習以爲常不爲醫卜母又重傷大人意秘不以聞卽而大父不盡知也疾亟矣猶時訓督我兩人呵責不少假至今四十餘年其諄諄咍命之狀如在目也母沒而兩人惘惘如夢依我大父湖南公鞠育以長間過外家舅氏次湖先生攜吾手而泣曰昔我海陽公之沒于官也而母暨溫氏

姨依吾母歸自萬里外三人影相吊也而母歸不逮父養不待子甚矣命之薄也大父故以嗃嗃閑家周孺人秉內政常寬于諸獲而嚴于子若婦子若婦稍不如意輒推案不食母長跽俛首以俟其色霽不命之去卽子夜不敢起也米鹽瑣屑周孺人時出不測猝而亂之以觀其能母委曲祇事凜凜救過不暇寸蔬勺黍未嘗開口笑而下咽周孺人沒而王庶姑爲政諸婦跼躄奉令嘆婦難爲老嫗逮事母者從旁訝

曰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昔我輩未笄而侍蔣安人翁媪斤斤計口而授之餐也安人不及操升斗而佐筯鑰稽出內勞苦倍諸獲主人故落魄又性好客不問閫以內日夕不給不敢以告翁媪安人陰相劑也稍餘輒推以飼子若女身甘粗糲間受餒卒不敢告主人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先大夫垂沒含淚爲余小子述其事甚悉嗚呼大母歿十有餘年而先大夫宦游又三年而先安人歸我先大夫又一

年舉余小子又十年先大夫成進士又七年先大夫令寶坻秩滿奏最大父以故官授階儒林郎大母贈安人又四年皇長子覃恩大父贈今官大母贈如初又四年余小子成進士迄于今共五十有三年先大夫先安人于十餘歲中相繼捐館舍當時媵娣亦凋謝殆盡而闈內外無復有知蔣安人遺事者矣塋而遷者三棺槨皆朽敝不任余小子凡再易而就窆焉嗚呼悲哉前人耕之後人坐而獲之前人炊之後人

坐而飽之安在其爲天道耶先大夫白首邑邑宦成
而二簋三泔以沒齒益自傷也余小子讀書三復葛
覃鷄鳴見人道之始未有不戢于憂勤而敗于驕佚
者也然荆者恒不及享享者卒不知荆者之苦是以
覆轍相尋卽丈夫甘心焉安問閭闔丁氏自松隱公
以來迄余小子五世矣徼天之幸食祿者三十年先
世起家艱難之故及蘋蘩中饋勤劬敬共之狀僅存
什一于先安人之目存百一于余小子之耳甚者啗

瘖据爲過計陋釜筮爲不屑也內外相習驕佚成風
不出戶而卜其興衰之故矣余小子慨焉愴歎敬識
所聞勒石墓左以示吾後世之爲子若婦者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君墓碣

君諱永澄字靜之維揚寶應人代有長者大父憲以
脩壽稱社祭酒父繼善司訓南徐母王氏生二子長
靜之次清之諱永沁靜之幼穎敏十四冠童子試十
九登賢書二十六成辛丑進士館選擬高等爲有力

者攘去不色愠善病改教授順天府學故事傳舍爾
靜之師道自任以聖賢勗諸生振孤寒伸冤抑而汰
其無良者羔雉不一及門學者稱淮南夫子課士暇
覃精六曹掌故及名臣言行矻矻如孝廉時午夜目
不交睫歲餘遷國子學正諸生有挾要津越次乞滿
者靜之持之堅臨以司成命不可羣小日攝曰散僚
強項敢爾耶旣滿請告歸或謂瓜期及矣盍稍需靜
之曰陽城爲國子師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亟黜之

京兆李諤宦游久不歸覲李臯奏諤無親之子不可
與事君吾能覲顏諸生上乎靜之誠孝天植色志曲
盡躬帥羣從以立身大義訓督如嚴師嘗曰子弟不
類父兄爐鞴未具火力不熾不能使入陶鎔中門內
外雖肅如也會慈聖覃恩例有錫命親知爲靜之勸
駕以戊申候補原官杜門註離騷咄咄株守幾一年
王夫人訃至矣靜之盡焉自傷三年泣血禫除歲餘
不入內輓近行古喪禮者寥寥靜之其尤摯云靜之

少有至性八歲誦文丞相正氣歌衣帶贊嘅焉願執
鞭私爲位朝夕謁拜歌鹿鳴後朋儕宴會不一厠足
非禮逾年娶韓孺人做衣履婚焉曰七尺非吾有而
他可知也癸卯雷震郊壇火詔具修省事例靜之奏
記晉江公以開言路爲請亡何楚宗妖書大計事焚
起靜之具疏請劄司訓公適至邸泣而焚其草邑邑
不得意作甲乙志邸中襍記歸德公雅重靜之詢以
出處靜之上書數百言大指謂太阿之柄操之上則

治下竊則亂今旣不在上下無顯竊之跡則膏肓無
可施之功神叢有不返之勢矣君子處小人之道備
于易之夬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
濡是也狄仁傑行于昌宗輩以君子顯黜小人而不
避其害者豕之揚庭是也張九齡行于李林甫自古
豪傑當觸地挂闕之時見斬釘截鐵之勇意蓋以劉
文靖謝文正文端厚望歸德亡何歸德行矣福清
公大拜諸交游祖道江滸福清四顧徘徊曰此會獨

少劉郎知之者操舴艋逐靜之金焦以病辭靜之眇
小丈夫胸中具武庫入其門簞瓢泊如也義不受人
憐及遇不平攘臂裂眦不待其請徧白之當塗至爲
死友桑孝廉發憤貽禍身後小人有言桑氏安而劉
氏危矣清之曰固也令吾兄可作必不以此前却世
方以好名抹殺一切靜之銘座右曰利是粗塵名是
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根不斷漫
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不好名三字是恣情

縱慾引子王塘南先生比諸洪水猛獸非過也戊申
後國是淆亂靜之斷斷力持至不惜以皦然之身抵
鑠金之口辛亥夏偕王給事伯舉盤礴金焦會東林
再游錢塘會劉大行起東浹旬而返旁觀相顧疑詫
靜之岸然獨行于南北砰射中爲世道心獨苦嗟乎
梁谿先生外靜之一人而已余庚戌冬會靜之廣陵
已登其堂望而以爲狷者劇譚久之蒿目千古拊心
時局每至玄黃之戰治亂興衰之際未嘗不憇憇過

計媿媿乎淡言之也十年冷曹強半伏枕然諸司利
弊各省直要害邊徼亭障兵馬錢穀江海豪猾寇盜
根株窟穴井井燭照其神理血脉直與宇宙通洽余
又以靜之爲狂南北往返促膝幾十日臨別誠曰君
氣太猛志太銳中夜披衣起臨食竊歎無乃非尊生
之道乎靜之唯唯壬子春職方命下識者以靜之爲
吾道前茅靜之病且死其咯血以感觸時事至五月
七日夜將半汗如雨注急起坐顧其襟稍不正呼清

之曰吾平生每事欲正今忘之乎徐爲整襟曰死生
之際可以觀人年三十六君瞑矣靜之之墓以某年
月日葬某處子心學甫勝衣友人文文起爲具狀高
存之誌其墓劉起東採國論私謚曰貞修先生而予
因廣其說以附于麗牲之石而系以銘銘曰謝陂白
馬一泓水光搖日月孕靈寶中有異人君崛起冰肌
玉骨不可滓挺挺孤芳紛內美震撼狂飈屹然砥淮
南夫子正臯比安定先生有遐軌十載寒韞久不徙

菽水關情謝青紫
韋編子夜亦勞只鏤畫
千秋有真
是冷眼世局幻如彼
杞憂發恤心曷已
疏罷離騷悲
屈子腸九迴
今向誰矢天乎天乎君已矣
問君浩氣
歸何所
荒丘宿草寒江汜
古來賢聖盡如此
君死不
死視吾誅

程